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岭壑无语 ——秦直道考古纪实

张在明 王有为

陈 兰 喻鹏涛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岭壑无语 ——秦直道考古纪实

张在明 王有为
陈 兰 喻鹏涛

著

图书代号: SK17N11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壑无语: 秦直道考古纪实 / 张在明等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6

(秦直道 / 王子今主编)

ISBN 978-7-5613-9619-3

I. ①岭… II. ①张… III. ①古道—研究—陕西—
秦代 IV. ①K9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831号

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

LINGHE WUYU —— QIN ZHIDAO KAOGU JISHI

张在明 王有为 陈 兰 喻鹏涛 著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侯海英

责任编辑 / 王丽敏 赵荣芳

责任校对 / 王丽敏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32

插 页 / 2

字 数 / 490千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619-3

定 价 / 36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秦直道”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子今

编委：	王子今	辛德勇	张廷皓	吴宏岐
	徐卫民	孙家洲	宋超	焦南峰
	张在明	徐君峰	马啸	孙闻博
	高彦平	刘东风	侯海英	

总 序

司马迁撰著《史记》，完成了被翦伯赞称作“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①的史学经典。徐浩说，《史记》“纵贯上下数千年，横及各国各阶层，举凡人类全体之活动，靡不备载”，又“叙述社会中各种现象”，并且“反春秋时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狭小眼光，为匈奴等民族作列传”。^②李长之也曾经肯定《史记》的文化贡献，他指出，司马迁“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③朱希祖也说，《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④《史记》超越了中国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撰述范式，给予历史整体特别是物质生产史、物质生活史以及下层社会的生存境况与心理体验相当多的关切。我们还注意到，对于交通史的关心和记述，也是司马迁《史记》“高气绝识”^⑤、“雄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656页。

② 徐浩：《廿五史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42—43页。

③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38—240页。

④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71—72页。

⑤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著书百二十篇”条，明刻本。

视千古”^①、“卓识远见”、“立意深长”^②的表现之一。秦人重视交通的史迹，在司马迁笔下成为可以使历史观察者聚焦的显著现象。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辛苦巡行，又大举启动交通建设，形成了以驰道联结全国，各个地区各能通达，重要地点皆得“毕至”^③的规模宏大而交通效能亦达到很高水准的交通网。秦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交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而秦始皇执政后期规划发起的直道工程，更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册上书写了极辉煌的一页。

司马迁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保留了对秦始皇直道的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④又《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⑤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经直道返回咸阳，“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⑥。“鲍鱼车返，龙祖仙游”^⑦，直道的规划者最终以极其特殊的方式经行这条道路。直道于是也成为秦帝国最高权力由“始皇帝”向“二世皇帝”交递过程的象征性符号。《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

①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七《读史二·汉书·司马迁》，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汪佩鄂刊本。

② 陈子龙：《史记测议·序》，聚锦堂刻本。

③ 汉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称《至言》，其中写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见《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④ 《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页。

⑤ 《史记》，第902页。

⑥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33页。

⑦ 彭孙贻：《烛影摇红·汶上感怀》，见《茗斋集》卷一五《诗余附》，《四部丛刊续编》景写本。

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①明确指出了直道对于“击胡”即抗击北方草原强势民族之军事战略的特殊意义。

在秦代服务于全国政治军事总格局的交通规划中，直道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为直道”到三十七年（前210年）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车队“行从直道至咸阳”，直道修筑大致只有两年的时间。虽然有“道未就”的说法^②，但是显然已经具备可以通行帝王乘舆的规格。直道工程量非常浩巨而工期短暂，体现了秦帝国超高等级的行政效率。秦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司马迁是著名的重视实地考察、喜爱游历的史学家。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③在《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篇末，司马迁记录了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④我们今天行走在秦直道遗存之宽广坚实的路面上，都会想到司马迁“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的经历以及“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深沉感叹。脚踏路草黄尘，感受太史公当年的步履，可以体会史家名言的亲切。而天风林籁，也响应着古今的共鸣。如果没有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直道的高度关注、亲身踏察与具体记述，也许后世人们对这条堪称伟大工程之卓越成品的古代道路会长期处于无知境界，心持冷漠态度。司马迁之后二千余年，我们基本没有看到对秦直道予以特别关注的文史论著。正史所谓“直道”，含义往往已经大为不同。如《汉书》“直

① “通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第3468—3469页。

②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第3097页。

③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卷一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页。

④ 《史记》，第3100页。

道行”^①，“直道而行”^②，“直道而不曲”^③，“直道”已经是另外的含义。《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颜师古解释说：“直道而行，谓以德礼率下，不饰伪也。”^④此所谓“直道”言政治道德、政治道理、政治道行、政治道义，其实已经与交通道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后世虽然也有称作“直道”的交通工程，如《魏书》卷二《太祖纪》：“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⑤但是这样的“直道”，其工程规模、文化作用和历史影响，已经完全不能与秦始皇直道相比。

对秦始皇直道的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始。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学者对秦始皇直道北段进行了实地调查。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名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宣示秦直道研究的学术路径正式开启。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心这一学术主题。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和交通史志研究者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和许多珍视并致力于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人文学者分别进行了多次秦直道遗迹的艰苦调查。靳之林、王开、徐君峰等先生坚持数年的秦直道考察，为秦直道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教授主持的秦直道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陕西富县进行的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民间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注秦始皇直道的人们，也曾经发起多种形式的对于秦直道保护和考察极有意义的活动。如“善行天下”公益徒步活动组

①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6页。

②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3页；《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7页；《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4页。

③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7页。《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1页。

④ 《汉书》，第3680页。

⑤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页。

委会策划并实践的多次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的徒步考察，以及史军、刘敬伟、于恬恬、荣浪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自淳化至包头对秦始皇直道全程的徒步考察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朋友们，特别是刘东风社长、侯海英女士为推进秦始皇直道的研究精心策划，精心操作，推促学界朋友合力完成了这套“秦直道”丛书。对于有识见的出版家的这一功德事，秦史研究者、历史地理研究者、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朋友都会由衷感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的秦直道遗迹考察（2013 年 8 月 7 日至 17 日），集合了数十名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行历陕西淳化、旬邑—甘肃正宁、宁县—陕西黄陵、富县、甘泉，取得了诸多收获。这样的工作，也成为“秦直道”丛书编撰的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

“秦直道”丛书包括徐卫民、喻鹏涛著《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徐君峰著《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徐君峰著《秦直道考察行纪》，王子今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宋超、孙家洲著《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马啸、雷兴鹤、吴宏岐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丛书编写的学术构想，不强求作者学术意见的简单一致。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见解，例如对于所谓“东线说”和“西线说”的不同认识，分别呈示于作者们各自的论著中。我们愿意学习当年《古史辨》的编者以宏大胸怀同时发布相互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做法，以方便读者一览学术全局，明了学术流变，自主学术分析，产生学术判断，形成学术新知。应当说明，尽管若干学术意见不一，但是对学术规范的信守，对科学真知的追求，对实证原则的遵循，是“秦直道”丛书作者们共同的理念。

相信随着今后秦直道研究工作的进展，特别是秦直道考古工作

新收获的取得，一些学术疑问能够得以澄清，若干学术共识应当可以逐步达成。

“秦直道”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史念海先生长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秦直道”丛书今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也许符合史先生的心愿。

“秦直道”丛书郑重面世，可以看作对史念海先生的一种纪念。

在以“秦直道”丛书献呈史念海先生灵前的时候，作为学生、晚辈和学术追随者，我谨再次诚挚地向这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导师、秦始皇直道研究的先行者深心致敬！

王子今

2017年3月15日于北京大有北里

序：考古老牛

历史充满了诡异和荒诞。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这个最具有考古资源的文明古国，揭开她现代考古第一页的，竟是一位瑞典的地质学家。1921年4月，47岁的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布下了第一个考古探方，从这一天算起，中国的考古学科已经诞生了九十五年。其间，从李济、梁思永、石璋如、夏鼐、苏秉琦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中经依然活跃在学术界的老一辈考古学家，考古学的薪火，已经传到改革开放后一代考古人的手中，他们有幸赶上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从来就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1798年，欧洲战争早已超越了“马刀砍人头”的低级阶段，在拿破仑入侵埃及的军队中，就有一批法兰西第一流的考古学家。和军事的占领同步，学术上也进军埃及，给埃及乃至非洲带来了现代考古学。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现代考古学，人们对古希腊的认识，还会停留在荷马史诗阶段；对中国原始社会和夏商周时代的了解，会徘徊在《尚书·禹贡》只言片语的迷雾之中。难怪有历史学家感叹：“一部史前的考古发掘报告，就是一部二十四史。”

有了文字以后的历史，考古学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考古学家

俞伟超先生痛感中国古代官修史对历史的粉饰和歪曲，曾大胆预言：现代考古的深入进行，总有一天会证明，被历代史学家推崇的官修史，百分之九十都是谎言和垃圾。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在评定各个国家领先于世界的学科时，中国被评出5项，其中人文学科仅有1项，就是考古学。

经过九十五年考古人的辛勤耕耘，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和夏商周三代史，已经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初，在展望考古学的未来时，陕西考古界的领军人石兴邦先生，操着地道的关中方言说：“搞考古的要在全世界走来走去。”在当时的不少人眼里，这句话近似呓语。

二十多年之后，石兴邦先生的预言已经成真：中国考古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五大洲。他们在交流考古成果、传播中国古代文明的同时，也拓宽着自己的眼界和胸怀。在与世界文明接轨的路上，考古人的步伐是那么地自信、坚定。

1999年6月16日下午，接待中国最高首脑视察之后，汉阳陵考古队的领队，对考古人有这样一番评价：“往返于远古文明和现实社会之间，游离于上层显贵和下层庶民之间，徘徊于废墟荒冢和艺术殿堂之间。”

发自内心的感悟！

2003年12月13日深夜，周公庙考古队的队长，兴奋地在当天的考古日志里写道：“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抓捕了萨达姆。第二，周公庙考古队在中国岐山发现了甲骨文。”

溢于言表的自豪！

的确，在考古人心里，他们的价值并不比任何一个显赫的官员、将军、富翁低，他们的事业并不比任何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逊色。

从事着人文学科领域科学性最强专业的考古人，肩负着历史的重负和对社会的了解。他们深知“不懂得历史，就不懂得今天；不

懂得今天，就不懂得历史”这一辩证关系的同时，也努力践行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操守，在动与静、热情与理智的完美结合中，中国的历史被补充、被改写。

在田野的土坎前，如果不看他们手中的专业相机和GPS，人们很容易把考古人混同为一个普通农民。“远看是个挖土的，近看是个考古的”，考古人也经常这样揶揄自己。在发掘现场，考古人也会和普通民工一样，说着黄段子，和村里的婆姨打情骂俏。考古队的陋室里，你可以看到象棋、扑克和几瓶低档的白酒，地上散落着廉价烟的烟蒂。但在他们的案头和床头，除《考古工作手册》和几本考古发掘报告外，往往可以看到《史记》《宋词》《书屋》，间或，还会有林达、奥威尔和哈维尔。

远离闹市的深夜孤寂，窗外，不论是汉家陵阙还是隋唐古城，是大漠丝路还是荒原古堡，此时，考古人的思索已经超越古人。他们会把目光投向贫瘠的土地，投向穷苦的民众，风声雨声，点点入心。在他们眼中，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都会改变，都会成为过去。

问过不少考古人选择这一专业的初衷，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好奇和探险。是的，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女）孩眼中，考古是与高山河流、野营帐篷、篝火联系在一起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考古干下来，岁月改变了他们许多，但，这一点不会变。以至于在田野调查和发掘中，不少资深的考古人，把第一眼发现重要遗迹或遗物（如遗址中的夯土，墓葬中的铜器、玉器露头）的快感形容为做爱。

是的，源于人类本能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个不想扩展视野的民族，必然就会收缩视野。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15世纪的欧洲不是出于这一信念，哥伦布就不会发现新大陆，而今天的世界也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五百多年之后，考古人可以骄傲地宣称，他们和航天学家一样，都是哥伦布事业的继承者。表面的不同是，

航天学家探索的是宇宙，考古学家探索的是过去。实质的相同是，两个方向的对外部神秘世界的探索都是为了揭示未来。这是因为，消失的过去，有时比正在展现的今天和明天，更能揭示出历史的急剧变化。

科学、历史观、探险精神、亲近自然和社会下层，这既是区别于其他职业的考古人的特质，也是几代考古人的精神薪火相传、息息不断的必然。

想起了2010年6月10日，北京，“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现场。

来自全国各省的25个考古队领队轮番上场，每人十五分钟，演示宣讲PPT，五分钟答辩。一个衣着略显土气的老汉上台，两鬓斑白，老花镜掩盖不住老态，他语速慢，偶尔还口吃。

台下二百多人的第一印象：有点丑，有点老。的确，25个领队中，他不帅，年龄也最大：61岁，属牛。

当天晚上10时，投票结果出来，他的“秦直道”和我的“西汉帝陵”当选。

他就是老张，张在明，我的同学、大哥。

他退休前的那几年，外省的同行来院里，我介绍完老张，他总要自我补充：陕西干考古里边，最丑、最老的那个。

老张和我，属于那种见面就互相砸的关系，砸的内容从象棋的水平到香烟的牌子，从长相到穿戴，从考古到历史，从社会到政治，从国内到世界，三十八年不变。

我同意他说的，考古是“灵不够，苦来凑”。我只想说，老张干秦直道，下了苦。老张获奖，值。

想认识老张和老张眼中的秦直道，看书。

焦南峰

2016年11月18日

（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院长）

自序：幸亏还有孟姜女

1989年之后的第二年8月，西北大学77级考古专业的同班同学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和我，年龄在三十大几至四十出头，专业职称都是初级，步行考古调查秦直道，自淳化的凉武帝村起，至陕西旬邑和甘肃正宁交界的调令关。至今，已经二十三年过去了。

今天回想起来，九天徒步跋涉中印象最深的，不是途中的一个考古发现，不是崇山莽林中的种种野趣，甚至也不是在石门关以北的山林里迷路，周苏平连着几天拉肚子，几乎虚脱累昏时的困境……而是在子午岭绝顶上，一吐压抑在心底的块垒，四个人声嘶力竭地喊出了在城市（北京和西安）里想喊而不可能喊出的声音。

秦始皇嬴政，从来就不是一个我喜欢的历史人物，却宿命一般，我的后半辈子和他修筑的秦直道纠缠在了一起。

自1990年始，特别是2006年富县车路梁发掘至今，秦直道考古已经搞了二十多年。回想起来，失误和缺憾远远多于收获和成果。其中最大的缺憾是，在长1000多里的秦直道两旁，至今还没有发现修筑直道的刑徒和平民的墓地，从而不能洒一杯陕北或甘肃土产的高粱酒，祭拜他们，那些早早埋在离家乡亲人千万里之外荒野中的我们男性祖先的亡灵。

“历史不能假设”，但并不等于说，下棋之后不能复盘，不能对历史的教训进行总结，使自己匍匐在帝王和权力脚下，自我阉割掉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自由思想，将人类倒退到低级动物。

1987年春天，我带着文物普查队在陕北清涧无定河边的野岭荒

村搜寻时，耳边不断响起的，是唐代诗人陈陶的诗句：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稍微改一下，就成了在秦直道上调查时，想得最多的两句诗：

可怜直道路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不会忘记，台湾连战先生参观秦兵马俑后的题词：游秦冢而悯万民。也永远记得，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信立祥先生，第一次登上富县车路梁直道时的惊讶：啊呀，只有秦始皇才干得出来。褒贬尽在其中。

2009年4月25日上午，陕北春天特有的沙尘黄风铺天盖地地漫卷之后，富县桦沟口的秦直道考古工地上，两个考古技工用手铲和毛刷小心翼翼地剥去颜色和硬度有异的土层，露出探方0309的第一个纤细的女子脚印。当时，蹲在探方边的我，脑子里电石火光般地闪出了一个年轻女子——孟姜女。但仅仅一两秒钟之后，溶化在血液里的考古思维立即实行了它严谨的纠错功能，自己马上觉得可笑！瞎掰！1. 孟姜女仅仅是个传说，关于她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唐代；2. 就算孟姜女确有其人，而且走过秦直道，而且走过陕西富县桦沟口这一段，那么，她的脚印应该留在这一层以下十几厘米的下层路面上，现在的脚印在上层路面，时代是西汉晚期至两汉之间。

晚上，在考古队所在的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一个农户家里，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将这一天的考古发现记入考古日志时，又一次想起这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女子，并感到历史的诡异。

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有两套：官方文献、教科书上的和民众心里的。两套各自发展，并行不悖，很少有交集。同时，我也感到唐代诗僧贯休的伟大，他通过《杞梁妻》造就的孟姜女，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独一无二的只身一人与整个国家和民族对抗的弱女子。而纵观世界，这类个人与整个国家和民族抗争的形象，似乎仅仅见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我们可以说，那个哭塌了长城的孟姜女不是历史史实；但是谁

敢说，至少从唐代以来，孟姜女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人和民众的心中，并被他们热爱、颂扬的这一历史现象，不是中国精神史和心灵史里最为闪光的一页。

就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在一次思想史的国际学术会上，一位欧洲学者问，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产生过哪一位思想家？在座的中国学者集体噤声。之后，一位中国教授站起来，轻轻地说：我们有顾准。

同样，在未来某一天的精神史、心灵史的国际会议上，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的历史上，除过杀戮，除过阴谋和谎言，除过匍匐者的山呼皇恩浩荡，还有什么？中国的学者可以大声回答：我们有孟姜女。

在中国古代，生命从来就是老百姓的天，对于一个爱着自己亲人的女子来说，夫君就是她的天，她和夫君的家就是天。你嬴政修长城我拦不了你，可你不能要我夫君的命呀！你不能毁了我的家呀！说我觉悟低，说我不顾全大局，说我不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那都由你。但是“人命关天”，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认这个理。

引经据典，好。孟老夫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算不算数？《周易》里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礼记·礼运》里的“人者，天地之心也”，《孝经》里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几千年来把舌头都说出了茧子，究竟都算不算数？

普通人杀了人要偿命；君王杀人，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杀人，杀了千千万万的人，不仅不要偿命，而且被赞颂，最多，会以失误、代价论被理解、原谅。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而且永远不允许改变的政治和历史吗？

为国家、为民族的又一个名义是为了多数，以此为旗号虐少数、杀少数，但几个回合下来，几个、十几个百分之五加起来，大家明白了，那被虐、被杀的实际上是真正的多数，而真正的少数就是那几个独夫寡头。这样的逻辑也永远不能改变吗？

还要追问，即便是真正的少数，即便是真正的少数坏人，就可以被虐、被消灭肉体吗？

想起了世界法律史上那个著名的案例。

1884年，英国的“女王诉达德利与斯蒂芬斯案”：一次海难，三名成年人和一名男孩逃离沉船，共乘一救生艇在海上漂泊，无水